

變色龍劉文輝

(本文插圖刊第67頁)

●馬世弘(作家·退役軍官)

大族子弟從軍發跡

劉文輝號自乾，四川大邑縣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一月十日。父親劉公贊以農耕為業，家業甚豐，有田二〇餘畝。劉文輝與劉湘為叔侄關係，劉公贊的哥哥名劉公敬，是劉湘的祖父，劉文輝、劉湘叔侄二人在民國十幾二十年代均成為四川軍頭混戰中的主要人物。

劉文輝兄弟共六人，文輝最幼。長兄劉升廷畢業清末四川神班法政學堂，曾任四川省咨議局議員，在劉氏家族中，其地位有如族長。劉文輝後來能有特殊的成就，全由其長兄劉升廷的培養。劉文輝少年時以一個農家子弟，能遠離家鄉跨進軍事學校，也是受到長兄劉升廷的鼓勵。

劉文輝的其他兄長及一些晚輩子侄，多由劉文輝的飛黃騰達而相繼顯貴，均主宰着四川老百姓的命運，如其四哥劉文成任四川禁煙總局會辦。五哥劉文彩任川南稅捐總辦兼川南清鄉司令。胞侄劉元塘、劉元瑄、劉元璋、劉元琮等皆歷任川軍旅長、師長，有的位至軍長，由此可見劉氏一家在四川權勢之盛。

劉文輝幼年時念大邑縣私塾，十四歲那年由其長兄帶至成都入四川陸軍小學。在宣統三年（一九一）夏，赴陝西入西安陸軍中學。不久辛亥武昌起義，輟學返里。民國元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南北和議成功，劉文輝赴北京入陸軍第一中學。民國三年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炮科。民國五年畢業回四川。

劉文輝回到四川後，初在川軍第二師劉存厚部任上尉參謀。民國六年又到駐防樂山的川軍第八師陳洪範部當營長，不久就升為團長。

民國九年的秋天，在四川督軍熊克武的號召下，川軍聯合驅逐在四川的滇、黔軍出川境。事後，熊克武為了穩定川局，實行所謂的「川省自治」，熊本人不當督軍，退居幕後，讓劉湘出任川軍總司令兼省長。這時劉湘乘機指示劉文輝脫離陳洪範，率部移駐敘府（今宜賓市），並升任劉文輝為第一混成旅旅長，直屬於劉湘的總司令部所統轄。當時四川的情形已形成一種區域性的防區割據局面，各軍將領在自己的防區內，自委官吏，自籌款餉；在地方行政方面，凡抽拔壯丁，征收稅賦及財經管理運用等，均由各防區各自

掌握。劉湘雖自任省長及川軍總司令，但各部不相統屬，顯然形成一種像「春秋戰國」的局面。那時劉文輝以一旅之眾駐防宜賓，他也有他自己的軍隊和地盤，於是他也集中全力訓練軍隊，積極準備向外擴展，企圖以一種新軍頭的姿態，與其他川軍軍頭互相抗衡。

夤緣攀附步步高陞

四川軍要為了爭奪川省霸權，於民國十一年六月，川軍第一軍（以熊克武、但懋辛為首）和第二軍（以劉湘、楊森為首）爆發戰爭。熊克武計高一籌，聯合第三軍（劉成勳）和省聯軍賴心輝、鄧錫侯等部，將第二軍打敗，劉湘下野，楊森率殘部逃往湖北宜昌，投入北洋軍頭吳佩孚的旗下。

在這次戰爭中，劉文輝雖未直接參戰，但他却率全旅官兵由防地宜賓開赴重慶協助劉湘，替劉湘負責維持重慶治安。劉湘戰敗後，鄧錫侯即乘勢率省聯軍進攻重慶。此時的劉文輝既知其一族之眾，難抵鄧錫侯的聯軍，即以與鄧錫侯保定軍校同學的關係，擺出歡迎架式，出迎鄧錫侯，

並與鄧談判商定條件，然後，劉文輝撤回宜賓原防地。這時戰敗的劉湘帶領少數隨身衛隊，借道宜賓通過陳洪範和劉成勳的防區，返回四川大邑老家。

戰爭結束後，第三軍的劉成勳在熊克武的大力支持下出任川軍總司令兼省長。劉文輝又利用與劉成勳為大邑同鄉關係，資緣攀附，劉文輝被任命為第九師師長。

民國十一年下半年，因戰敗逃往宜昌的楊森，在吳佩孚的直接支援下，由宜昌率部回川。劉湘因楊森的率部回川，企圖東山再起，即聯合袁祖銘（黔軍）、鄧錫侯、田頌堯等部，反對熊克武，經過一場激烈戰鬥後，熊部戰敗，熊克武於民國十三年二月率部退往廣東。

這次戰役，劉文輝也不會直接參戰，但當劉湘由大邑去重慶路過宜賓時，劉文輝及時送給劉湘滿載一船一箱箱的銀元，大力支援劉湘。

劉湘戰勝熊克武之後，為酬庸劉文輝之資助，讓劉文輝收編戰後熊克武所遺殘部，並允劉文輝接管川南的富順、江安、屏山及雷波等地。從此，劉湘在川東，劉文輝在川南互為聲援，形成「二劉合作」分據四川的局面。

熊克武原是川軍中的主力，熊離開四川後，曹錕和吳佩孚企圖控制川局，以大力扶持楊森。民國十三年五月，曹錕、吳佩孚兩人任命楊森為「四川軍務善後督理」，督理公署設於成都。民國十四年二月，楊森發動戰爭，企圖以武力統一全川。此時川東各師將領，共推劉湘和袁祖銘出來主持對抗楊森的軍事行動。在此當兒，段祺瑞

（臨時執政）見劉文輝在川的氣勢很盛，就任命劉文輝為四川軍務幫辦。接着劉文輝就指揮第八、九、十各師及劉湘軍一部，賴心輝邊防軍一部，在東道永川、榮昌方面對抗楊森軍的王兆奎部，戰鬥十分激烈，雙方死傷頗重。至十四年七月下旬，楊軍內部發生變化，楊的北路軍王續緒通電主和，楊春芳師向劉文輝投降，楊森所部軍心瓦解，全線撤退。

當楊森的部隊由成都全面撤退的時候，劉文輝的部隊已由永川、合川地區分進合擊，於十四年八月九日，進抵成都，楊森的部隊繞道由嘉定渡過青衣江南下岐府。時正遇江水暴漲，浮橋被水沖斷，楊軍三個旅不及渡江，為劉部各師追及，楊軍繳械投降者萬餘人。是役，劉文輝收集楊森殘部及其他歸附者甚眾，於是劉文輝的勢力大增，劉的防區也從宜賓擴展到樂山、仁壽、眉山一帶，同時劉以「四川軍務幫辦」的名義，率部與鄧錫侯、田頌堯兩部共同駐防成都。

兩派分占四個山頭

劉文輝做事不為人所信賴最顯明的一個例子，是他將收編不久的楊春芳師一萬餘人，調駐成都，該師甫抵成都落腳未穩，於民國十五年一月即對該部突然來個襲擊，將該師全部繳械，經整編後併為己有。劉文輝又為擴大地盤，於同年四月進攻敘南的呂超。呂超原為川軍第五師師長，當時為袁祖銘軍的前敵總指揮。呂超被劉文輝擊潰後，敘府以南六個縣均為劉文輝所有。

民國十五年七月，北伐戰爭開始，四川各軍

先後受命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劉文輝被委為二十四軍軍長，其所轄部隊為川軍第八、九、十及十三師，另轄獨立師以及混成旅、獨立旅及步兵各旅。北伐進行階段，他與四川其他幾個軍頭一樣，只是改用一下北伐軍的旗幟，並未實際參加北伐，仍繼續不斷在四川境內廝殺，互爭雄長。

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劉文輝所部雖受命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但他對北伐未有絲毫貢獻，反於民國十六年六月，以出其不意手段進攻駐防川西的劉成勳，將劉部一舉擊潰，佔領其全部防區，包括新津、邛崃及雅安所屬各縣，劉文輝的勢力，遂擴至西康特區。

四川的軍頭混戰的局面演變到民國十七年，形成了兩大派系，分佔四個山頭，四川地盤絕大部份為劉湘、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四巨頭所分割。同時形成以劉湘為首的「速成系」（清末四川陸軍速成學堂同學）和以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為首的「保定系」（保定軍官學校同學）兩大派系，相互對立。在這對立的局面下，劉文輝一方面與劉湘有叔侄之情，一方面又與鄧錫侯、田頌堯為保定同學，居間兩得其利，左右逢源。

民國十七年夏，川軍四巨頭為平衡瓜分所得的權益，同時穩定一向混亂的局面，劉文輝以居間人身份，倡議在資中舉行「四巨頭會議」，會議結果，議定成立「川康裁編委員會」，推劉湘為委員長，組織四川省政府，劉文輝為主席，鄧錫侯、田頌堯為省政府委員。

十七年九月，南京國民政府鑒於四川政局的

混亂，一時無法平息，中央政府的力量一時也無法進入四川，就因勢利導，順水推舟，任命劉文輝為川康邊防總指揮。十月，復任命劉文輝為四川省主席。

川內廝殺叔侄鏖兵

到了民國十七年的冬天，一向駐防川北的李家鈺和楊森、羅澤洲、賴心輝聯合，進攻駐重慶的劉湘，於是下川東爆發戰爭。劉湘為了減輕戰爭的負擔，儘力拉攏劉文輝援助，以箝制李家鈺等的攻擊，於是劉湘將防區內的資中、內江、隆昌及榮昌等防地交劉文輝接管。

這場戰爭楊森、羅澤洲被劉湘擊敗，於是下川東的一大片地區，被劉湘所統一。資中、內江等縣上川東一帶便成了劉文輝的防區。同時劉湘會同劉文輝從兩面夾擊駐防川南的賴心輝，賴敗走貴州，所遺永川、江津、合江及瀘洲等縣防地，全部被劉文輝佔據。自此，劉文輝與劉湘各佔四川境內長江之一半，即江津以上屬劉文輝，重慶以下至宜昌屬劉湘，四川又變成二劉分割的天

下。

民國十八年春，川北的李家鈺、羅澤洲聯合舉兵襲擊資中、內江，被劉文輝打敗。隨後劉文輝即乘勢進攻，直搗李家鈺、羅澤洲駐地，攻佔南充、遂寧等縣。到三月，四川省政府改組，劉文輝仍保住四川省主席職位。

劉文輝佔據政府起家，幫助劉湘在資、內之戰後，十年之間，在軍頭混戰的戰場上，不斷打敗對手，部隊人數發展到十數萬人，防區則擴展

到川南全部和川西、川東及川北的一部和西康地區，地盤多達七〇多縣，等於佔據了大半個四川。四川盛產鹽糖的富庶之區又在劉文輝的防區之內，劉文輝掌握的財富，自然比其他四川軍頭為多。因此，劉文輝雄心勃勃，不僅圖謀統一四川，且進而要想囊括西南，問鼎中原。正如他自己後來所回憶的，爲了實現個人的政治抱負，大有王安石講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氣概。

劉文輝爲了主宰控制西南，於民國十八年大力扶助貴州軍頭王家烈回黔主政。在十八年的六月，又支持滇軍胡若愚打回雲南，胡雖遭失敗，但劉文輝的雄心，此時已充分表露出來。

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各派軍頭爲了爭奪霸權，大起內訌。劉文輝認爲這是他向外擴張勢力的大好機會，於是於十八年的十二月間同唐生智等聯名發出通電，脅迫蔣介石總司令下臺。唐生智反抗中央的行動雖然很快就歸失敗，但劉文輝染指中原的意圖，已表露無遺。

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爆發，汪精衛乘機在北平召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與閻錫山、馮玉祥合作，籌劃成立新政府。此時，劉文輝的估計閻、馮勢將獲勝，乃派吳晉航與冷融爲代表參加閻、馮的擴大會議，並於九月六日發出反對蔣介石總司令的通電。劉文輝未料原對中央持反對態度的張學良，突然率東北軍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入關投效中央，擊敗閻馮。

中原大戰結束後，閻、馮下野，劉文輝的反蔣行動隨之無疾而終。

劉文輝一見事機不妙，即隨風轉舵，連忙託人向中央疏通；中央此時亦感大戰甫行結束，無力西顧，只有採取羈縻政策，於民國二〇年二月，仍任命劉文輝爲四川省主席。

劉文輝與劉湘到這時候，由於雙方軍事勢力的過分膨脹（各擁有重兵十餘萬人），已經發展到一林不能藏二虎的地步。他們之間雖爲叔侄，但爭奪川省霸權的衝突，始終無法調和，最後只有訴諸戰爭。同時劉文輝與鄧錫侯、田頌堯所結成的「保定系」，至此也因相互間的利益衝突，亦導致分裂。這就給劉湘以可乘之機，遂將鄧、田兩人拉攏過來，使劉文輝陷於孤立。而川北的李家鈺和羅澤洲，更是爲恐天下不亂，乘機站到劉湘一邊，願作進攻劉文輝的前驅。於是「二劉叔侄之戰」，也是四川軍頭之間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終於爆發。這場戰爭是從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上旬劉文輝與田頌堯兩軍在成都巷戰開始，揭開了戰爭的序幕。

劉湘當時把田頌堯拉到身邊之後，即與田達成「共同安川抗劉（劉文輝）協議」。劉文輝探知劉湘與田頌堯達成聯合對抗他的情報後，迅即從上川東調兵六個旅回川西，以非常秘密迅速行動進至成都，向田頌堯發起攻擊。當時田頌堯的二十九軍在成都僅駐有少量兵力，一見劉文輝兵多將廣來勢洶洶，立即緊急調動三臺、綿陽的部隊增援，於是雙方展開激戰。結果田軍不支，從成都北門突圍退守距成都以北四〇里的新都。

劉湘見劉文輝的主力西調，上川東地區兵力空虛，即乘勢發兵西進，將劉文輝的防地資中、

內江、江津及合江等地區佔領，劉湘復從川南的瀘縣向榮縣、威遠進攻。田頌堯又聯合二十八軍的黃隱師，由川北乘勢從新都，灌縣向成都反攻。劉文輝三面受敵，遂於民國二十一年的十月下旬退出成都，撤往新津、嘉定、敘府一線。此時，劉湘又乘勢向西進攻，劉文輝為避免兩面受敵，遂與田頌堯、鄧錫侯達成停戰協議。

民國二十年的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的上中旬，劉文輝和劉湘兩軍轉移陣線，交戰於川南的敘府、榮縣、威遠及仁壽之間，這時田頌堯和鄧錫侯乘二劉戰鬥方酣，出其不意在仁壽襲擊劉文輝的後路。劉文輝以鄧、田兩人背信棄義，於無奈之餘，在年底之前才與劉湘協議罷兵。

統率殘部敗走西康

根據二劉的停戰協議，劉文輝部仍回駐成都。從那時起川局混戰的局面，才經過一段短暫的平靜。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劉文輝又舉兵攻擊同駐成都的鄧錫侯，鄧馳赴新都調兵遣將，然後從灌縣起沿岷河構築工事布防，雙方戰事即在岷河一線展開。這時的劉湘，認為這是他統一四川的絕好時機。劉湘正心懷雄圖之際，南京國民政府命他調停川局，他乘此機會藉調停川局之名，聯合田頌堯、鄧錫侯、羅澤洲等部組織聯軍，兵分兩路向劉文輝進攻。一路由樂至向簡陽、資陽；一路由威遠、榮縣向嘉定、井研進攻，展開川中空前大戰。二十二年七月八日，劉文輝放棄成都，退守岷江一線，同時發電蔣介石委員長及汪精衛

，指責劉湘等稱兵作亂，並表示為了顧全川局，貫徹國府和平相忍的初志，不忍省會陷於糜爛，請中央准予辭去省府主席及民政廳長兼職。

八月中旬，退守岷江一線的劉文輝軍，仍因處岷江南岸，軍心士氣顯已衰退，所部陳鴻文師倒戈，彭誠孚、鄧和等將領在岷江上游接受劉湘的委任，林雲階師一部在彭山青龍場譁變，劉文輝全線瓦解，不得已率殘部退往西康雅安、康定。這場戰爭，劉湘大獲全勝，遂奠定了統一四川的基礎。

二劉之戰正在激烈進行之際，中共紅四方面軍被國軍圍剿而逃竄之先遣人員，已於民國廿一年年底進入四川，在地方經數度襲脅、掠奪，發展迅速。劉湘為顧及本身防區之安全，對劉文輝停止追擊，回師圍剿共軍，並與劉文輝聯名通電，雙方停止敵對行為。

四川軍前後經過二十餘年的混戰之後的最後一場戰爭，就此宣告結束。

貽誤軍機戴罪立功

二劉之戰中，劉文輝的兵員損失甚眾，等他退入西康以後，他的兵力為數不足兩萬人，而西康地方又貧瘠苦寒，且多為少數民族聚居之地，加之受劉湘的孤立封鎖，嚴密防範，劉文輝的處境極為困窮。

劉文輝遭此沉重打擊，以往的一番雄心壯志，頓趨消沉，終日以吸鴉片念佛經消磨歲月。劉文輝的這種生活直到抗日軍興，國內形勢發生變化，他又重新活躍起來。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中共紅軍被國軍圍攻，在二萬五千里逃竄途中，共軍由雲南渡金沙江進入西康時，國民黨中央命令劉文輝派部份兵力固守會理、西昌待援，主力在大渡河上游沿大渡河北岸趕築碉堡封鎖線，圍堵共軍北上。但劉文輝由於所掌兵力十分薄弱，又不願把僅有的一點老本拿來同過境的紅軍相拼，尚在觀望之際，中共紅軍一部於五月十四日圍攻會理，大部逃向西昌，劉文輝即指揮所部自會理、西昌向大渡河以北地區後撤。這一撤，使中共紅軍長驅北上，敞開紅軍逃奔之門。五月下旬，紅軍渡過大渡河，進入瀘定。國民黨中央以劉文輝未遵令限期築成金沙江及大渡河沿岸碉堡封鎖線，致使紅軍自由通過其防地，特通令對劉文輝以「貽誤軍機」懲處，並予劉以戴罪立功的機會。

西康建省別有意圖

共軍由雲南，四川進入西康地區之後，中央有感於西康地方自治亟待積極建立，遂於民國廿五年的七月廿二日，經由行政院核准在雅安成立「西康建省委員會」，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劉文輝為委員長，同時國民黨在西康設立省黨部籌備委員會，由劉文輝兼任主任委員。

西康建省困難重重，一是受劉湘的干撓。劉湘深怕劉文輝勢力恢復強大，難於制服，故請求將西康雅安的雅屬六縣和西昌的寧屬八縣劃歸四川，僅將人烟稀少荒涼苦寒的康屬特區劃歸西康。二是劉文輝對中央尚未建立信心，對其忠誠有所顧慮。因此，西康建省，一直拖到民國二十八

年初，才正式宣告成立。

抗日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年，民國二十七年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二十七年初劉湘病逝，中央派張羣繼任四川省主席，這時劉文輝雖在西康，他以為四川與西康有着唇齒相依的關係，爲了保持四川仍由地方實力派人主政，劉文輝與鄧錫侯、潘文華等聯合起來，堅決反對張羣主川。民國二十七年六、七月間，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三人又同雲南的龍雲取得聯繫，商討川、滇、康三省聯合反對中央，並簽訂了秘密協定。

當時因國府遷川不久，立足未穩，又處在抗戰緊要關頭，需要一個安定的後方，因此對川、滇、康的地方實力派作了很大的讓步，並採取安撫政策，將鄧錫侯和潘文華被分別委爲川康綏靖公署正副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由王纘緒擔任，把劉湘要求劃歸四川的雅屬六縣和寧屬八縣，仍劃歸西康，滿足了劉文輝建省的要求。遂於二十七年九月，批准把西康改爲行省，於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任命劉文輝爲西康省政府主席，二十八年元旦，西康省政府宣告正式成立。

國民政府雖對劉文輝委以重任，但劉文輝對中央的忠誠表現，始終未能取得中央的信任，因此西康省政府成立後，中央在西昌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昌行轅」，任命張篤倫爲主任，以便從旁協助劉文輝的施政措施，並監控其行動，特別是防範劉文輝與龍雲聯成一氣。劉文輝對中央的這種措施，甚爲警惕，立即採取對抗，在西昌設立「西康省寧屬屯墾委員會」，劉文輝自兼委員長，以親信杜履謙爲秘書長指揮寧屬軍政設

施，暗設與各方交通管道。

劉文輝主政西康以後，中央曾兩次試圖派軍隊進入西康，但均功敗垂成。一次是在民國二十四年夏，委派諾那赴西康藏區宣慰藏民政教事務。諾那原是西藏的活佛，因被十三世達賴的排斥迫害，逃往內地，受到國民政府的同情和重用，委任諾那爲西康宣慰使，隨帶武裝及一個別動隊進入西康，宣慰西康藏民，並進行反共活動。諾那到達康定後，鼓吹「康人治康」，矛頭直指劉文輝，同時將西康道孚、甘孜、爐霍、瞻化及德格等縣縣長撤換，一時康北地區引起騷亂。劉文輝知諾那爲國府所委任，即向國民政府提出指控。民國二十五年初，中共的紅四方面軍進入康北時，諾那被紅軍俘擄。國府委派諾那的任務也隨此結束。另一次是在民國二十七年的「甘孜事變」。班禪九世在青海逝世後，其靈柩移至西康甘孜。當時，班禪行轅與當地藏族土司頭人聯合起來，欲將劉文輝駐甘孜的駐軍包圍繳械，計劃佔據康北的甘孜、爐霍、道孚等縣作爲根據地，再圖向南拓展。事變發生後，中央爲恐事態擴大，生靈遭受塗炭，令劉文輝不得向民衆使用武力，聽候調處。但劉文輝未遵守中央命令，終於使用兵力鎮壓民衆，收復甘孜，並將班禪行轅趕出西康。中央利用民間力量，乘機進軍西康的計劃又歸失敗。

暗度陳倉求援中共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由於西昌行轅主任張篤倫勸促劉文輝支持張群，使得張羣出任四川省

主席。張群的上台擔任川省主席，說明國民政府的勢力已深入四川。爲了加強控制四川的力量，張群上台後爲與劉文輝搞好關係，時常在蔣介石委員長面前，爲劉文輝疏解緩頰，希圖利用川康地方力量，爲抗戰做出貢獻。事情儘管如此，但在劉文輝的心目中，老是存着一種西康這塊地盤遲早會被中央所統一，使他感到處境岌岌可危。劉文輝想，如果乘這時機不多方面尋求政治上的援助，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地盤。在劉文輝看來，自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結束後，各路軍頭垮的垮，降的降，已經不成局面，當時能與國民黨政權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國共產黨。因此，劉文輝就從自己的利害作出發點，爲了擺脫孤立無援的困境，就從國內最大的反對國民黨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和進步勢力那裡去尋找政治上的援助。

劉文輝與中共接觸，早在民國二十八年的夏天就開始，當時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及陳紹禹等，前往漢口參加國民參政會，路過成都，在方正街劉文輝寓所與劉會晤，做劉的統戰工作。這時節，董必武、林伯渠及王若飛又在重慶曾家岩潘文華家第二次與劉文輝會晤。通過這兩次的接觸，劉文輝逐步體會到只有在政治上依靠進步力量，堅持抗日，反對妥協投降，才能對抗國民黨中央而能自衛自保。

中共做劉文輝的統戰工作，洗劉文輝的腦，劉文輝反過來大力支持中共潛伏份子，在川康地境成立政治團體，出版多種文宣刊物，對廣大青年宣傳共黨的陰謀。

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劉文輝與周恩來在重慶

秘密會晤，據劉文輝「走在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中的自述：「這次會晤，事前是通過民盟朋友張瀾的聯繫。爲了逃避國民黨中情局的耳目，時間在深夜，地點在重慶機房街與（晉航）宅，在座的只有周（恩來）和我（劉文輝）兩人，約談了一小時，談完後周馬上走了。」周向劉表示：「對蔣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動政策，都須給以堅決反對和有效抵制。西南地方力量在現階段有條件這樣做，大膽行動起來，共產黨願意在政治上給以支持。」經過這次的會晤，劉文輝同共產黨的關係開始進入實際配合的階段。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駐雅安和劉文輝保持聯繫，並設有一個秘密電台與延安直接通報。這個電台在劉文輝的掩護下，一直工作到雅安變色。

民國三十三年冬天的冬天，劉文輝派楊家楨到重慶與王若飛取得聯繫，王若飛對楊家楨說：「蔣介石集團是外強中乾，應採取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辦法同他們鬥爭。」

民國三十三年底至三十四年初這一階段，中共南方局又派張友漁到成都向劉文輝再作策反工作，當時因日軍佔領貴州獨山，貴陽吃緊，西南半壁河山震動，張友漁對劉文輝說：「時局危殆，蔣介石有可能放棄西南（投降）或逃西北，如投降，即反對，如逃西北，即守土自保，繼續抗戰。」同時，中共南方局還派華崗、漆魯魚到雅安，監視劉文輝對中共政策執行情形。

劉文輝爲反對中央政府，於民國三十三年冬天，通過民盟主席張瀾的介紹，正式參加民盟

，作民盟的秘密會員。同時，劉文輝還與國民黨的黨內反對人物李濟琛、馮玉祥等有多次秘密會商，商討有關反對中央及建立分土割治政策，實施獨裁統治等問題。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抗日戰爭結束剛一個月，雲南龍雲拒絕中央調他離開雲南的命令，國府命令杜聿明在昆明以武力脅迫龍雲交出省主席職位，離開昆明。這一事實使劉文輝大爲震驚，但在此同時，中央政府却加委劉文輝爲川康綏靖公署副主任兼川康邊防總指揮以資安撫。

劉文輝統治西康期間，爲了解決軍政各項經費，增闢財源，曾縱容在西康境內彝族廣植罌粟，製造鴉片，運銷內地，雅安成爲烟毒集散地。

民國三十五年，中央實施「禁烟」政策，劉文輝爲執行中央通令，下令割烟，引起販賣鴉片的哥老會頭目、地方惡勢力的武裝反抗，發生叛亂，一時聲勢浩大，難以戡止。亂民攻陷天全、蘆山兩縣，情況更有擴大趨勢。劉文輝一時不暇顧及，中央擬派軍入康處理亂事，後經劉文輝迅速將亂事救平，中央派軍之事乃作罷。

河山變色生靈塗炭

民國三十八年初，徐蚌會戰之後，國軍主力損失甚鉅，國民政府計劃退守西南，以四川作爲最後與中共軍決戰據點。這時的劉文輝早就採取了有利於中共的川康應變措施。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劉文輝聯合鄧錫侯、潘文華等利用四川省參議會及其他地方勢力，在成都組織「川、康、渝民意聯誼會」，把四川的老軍頭熊克武抬出來作

聯誼會主席，將矛頭指向堅決反共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那些中共附庸人士，同時推派代表向國民政府請願，要求把王陵基撤職查辦，拆除中共同路人道上的路障。就在那個時候，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又成立「川、康、渝民衆自衛委員會」，策動民衆自衛運動，名義上是「保境安民，抵抗共軍」，實際上是反對國軍在四川境內打仗，以免川康民衆遭受戰禍，給國民政府的反共軍事部署，製造困難。

民國三十八年八、九月間，中共紅軍的主力已轉移到大陸西南地區，國民黨蔣介石總裁親自坐鎮重慶指揮作戰。在此時刻，劉文輝給周恩來去電請示行動，周的回電說：人民解放軍行將西征，希望積極準備，相機配合，不宜過早行動，招致不必要的損失。

劉文輝爲了迎接共軍，於十月下旬由雅安親去成都，佈置局面，並與在成都的國軍軍事將領，虛與委蛇一番，另一方面與鄧錫侯、潘文華等結成三部核心反國民黨力量，準備中共紅軍入川西進時配合行動。

十一月三十日，重慶棄守，蔣介石總裁將最高軍事指揮所轉移到成都，嚴令劉文輝、鄧錫侯與胡宗南合作，進行「川西決戰」，劉文輝採拖、敷衍的辦法，拖延時間，劉文輝用兩面手法，一方面對於軍統，中統在重慶、成都的重要工作人員，贈送旅費，幫助他們撤退前往香港、臺灣。另一方面準備歡迎共軍入川。直到十二月七日，劉文輝突然潛離成都，到達彭縣。九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在彭縣通電投共，直到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才得到共軍軍頭朱德的復電嘉勉。

劉文輝等通電投共後，國軍川西決戰的計劃，無形夭折，在川西保民守土的國軍，全部陷於孤立，蔣介石總裁見大勢已去，於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清晨離開成都，飛來臺灣。從此大陸

錦綉河山，全部赤化，五億同胞關入鐵幕。

劉文輝投共後，被中共調到北平，擔任國務院林業部長，與其他投共人員同樣要貫徹執行共黨中央及國務院的方針政策，並令劉文輝刻苦學習林業知識，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提出林業改進措施報告，劉文輝深感苦不堪言。

劉文輝在民國五十八年，身患重病，六十一年又跌斷肋骨，同時罹患肺炎，到六十四年發現身患癌症。劉文輝得到同樣患癌症的周恩來對他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關懷照顧，在周恩來死後半年，於民國六十五年的六月二十四日劉文輝死在北平。

故國河山長聯佳句(卅六)

衡山雲霧嶺

遠瀨沉漁火；
清霜冷雁聲。

衡山雲霧嶺

雲迷千頃白；
月靜萬山明。

衡山雲霧嶺

林間焚酒燒紅葉；
石山題詩掃綠苔。

長沙岳麓山

古剎出雲霄，看岳色平分，湘流環繞；
名山留勝迹，有少陵寫句，北海題碑。

岳麓山麓山寺

清淨在音聞，傾耳猶聲度苦厄；
妙明原性覺，現身說法證圓通。

長沙沙水井亭

常德德德山山有德；
長沙沙水水無沙。

長沙桃花源

說甚神仙，看千年石洞開時，城郭人民還是耕田鑿井，
閱成今古，聽半夜金鷄叫醒，興亡秦漢都歸流水落花。

長沙桃花源

月明松下房櫺靜；
春到人間草木知。

桃花源

山鳥似欲啼往事；
桃花依舊笑春風。

長沙北極閣

章喜元輯

樓高但任雲飛過；
窓小先將月送來。

邵陽雙清潭

雲帶鐘聲穿樹出；
風搖塔影過江來。

平江縣幕阜山月江樓

芳草有情牽戲蝶；
飛花無主寄騷人。

平江公園

倚欄愛朝暉，看一朵紅雲，來從東海；
開軒延晚色，喜漫天翠錦，淺抹西峰。

邵陽市雙清潭

把酒滌煩襟，任天涯草綠，世界塵紅；
此心澄似雙江水；

憑欄舒畫眼，看遠浦帆檣，夕陽城郭，
勝概多於六嶺春。



①劉文輝（前排中）任國大代表出席35年制憲國大會議留影，前排右三賀國光、左三唐式遵，最後排右二黃杰。（文見79頁）

②東坡赤壁外貌（文見60頁）

